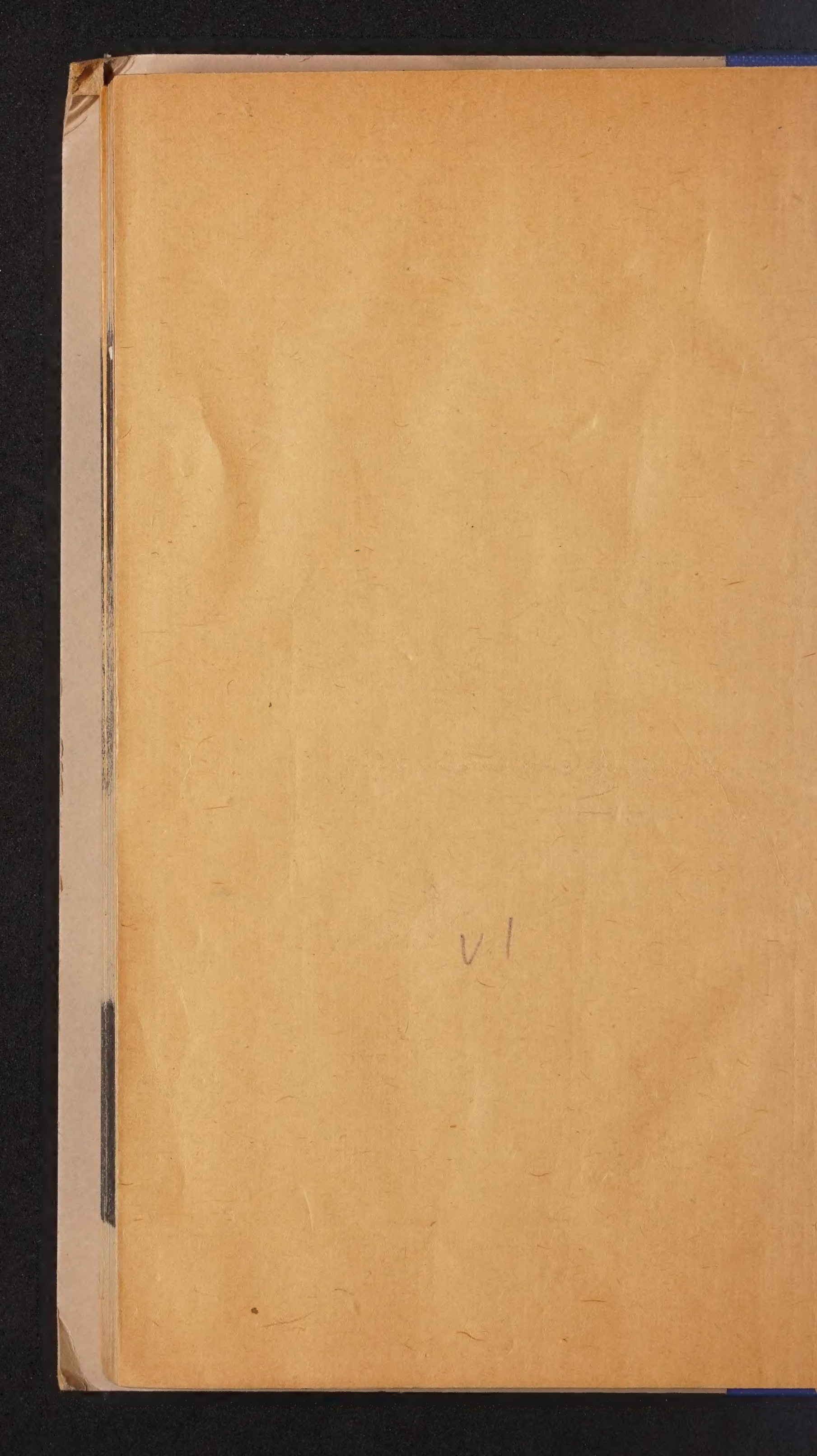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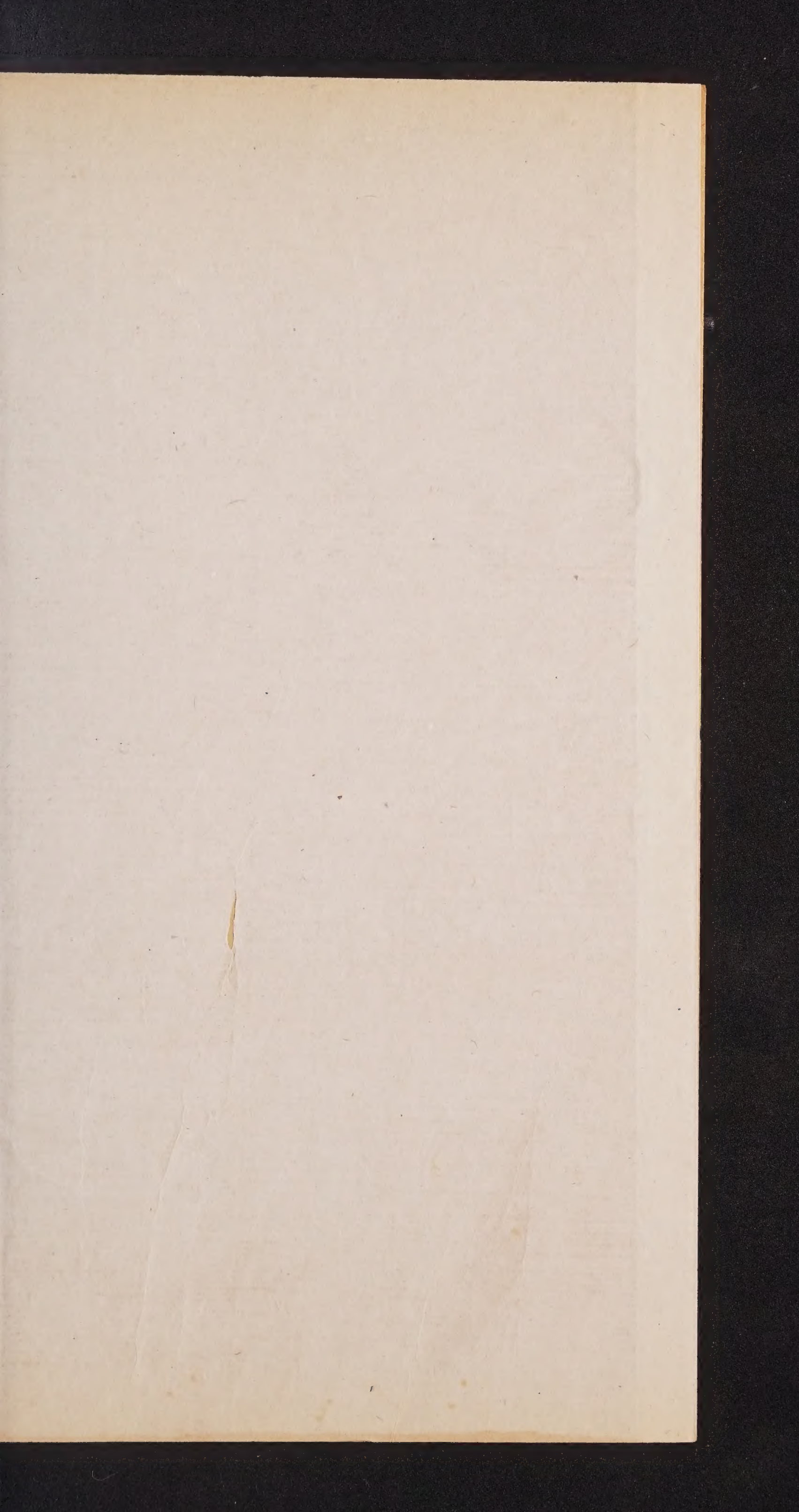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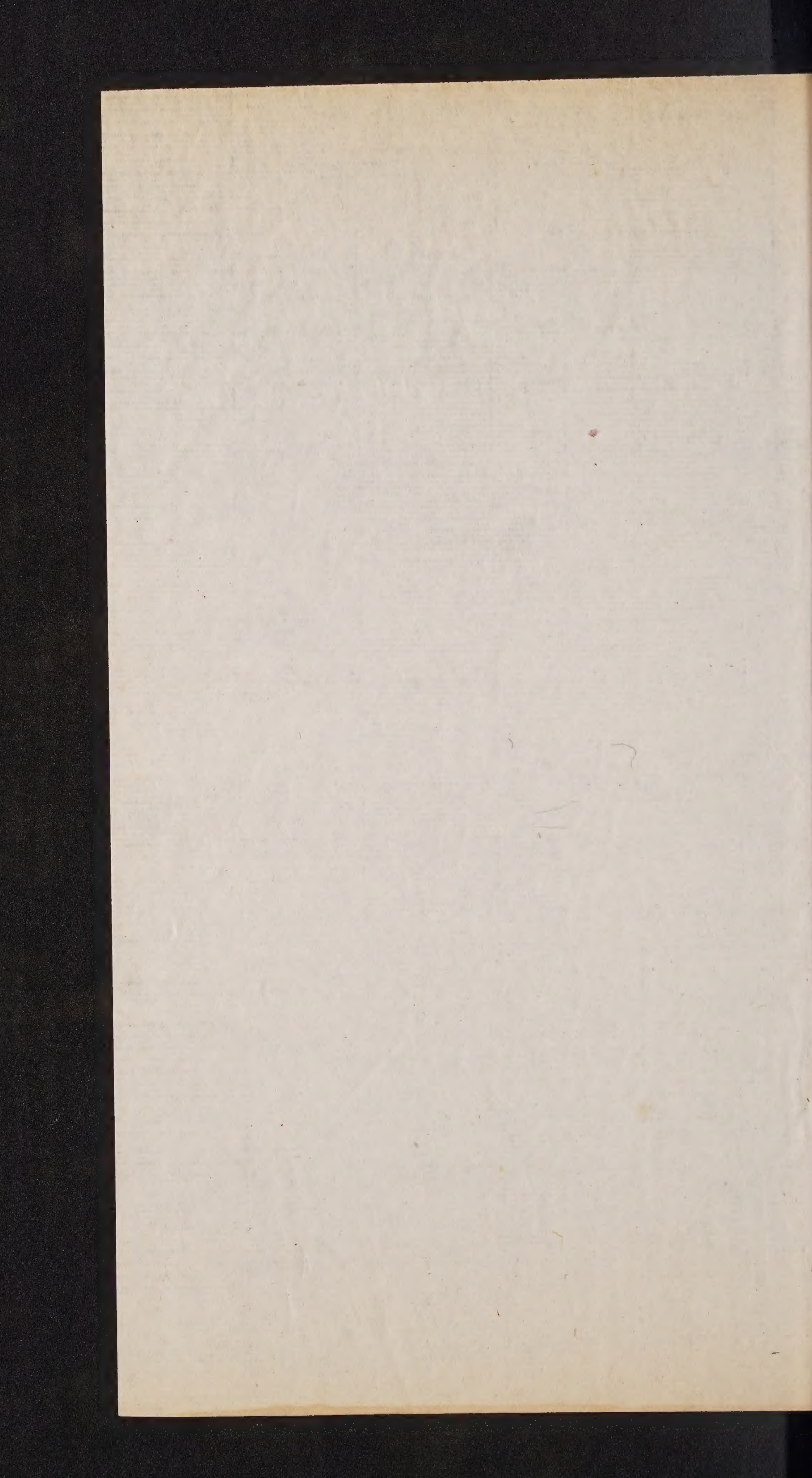

v.1







兩漢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者蠔隱居士河南吳南英之所作也居

士博學嗜古識見精詣天資絕人其於書也不苟讀必

參覈是正窮極根柢不極不止也自進士時已刻意旣

决科志益苦雖日治文案若不暇給莫夜輒親膏火與

書爲市或通昔脅不至席所至未嘗飾竿牘以干薦進

一意於書嘗曰先秦古書世祺綿邈又多得於散軼故

難知而難讀兩漢特近古儒先耳目相接未遠二史何

多疑也班書緜服應而下音解注釋無慮數十家世獨

以師古去取爲正而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

著刊誤盡擿其失漢事至三劉若無遺恨矣今熟復之亦容有可議或者用意之過與夫偶忘之也廼据古引誼旁搜曲取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異字畫之乖訛音訓之舛逆句讀之分析指意之穿鑿及他書援據之謬陋畢釐而正之的當精確如親見孟堅蔚宗執筆身歷其山川城郭目擊東西都事者一時宗工文師翕然稱之以爲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遺親黨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其宰羅田之明年以書抵余曰我力貧刊是書且成子其爲我序之余笑曰居士

月卻兼奉七萬錢廪入有幾而暇及此然平生辛苦所
得不私諸己又遺之人則是書必行遠也必益於學者
也果焉用余言余既敬慕其博且重辱其索故爲道其
畧如此居士又嘗爲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
短非遷固本語一辭弗贅與是書實相表裏後當錄續
見於世斗南其舊字云淳熙己酉閏月五日古汴曾絳
引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八卷

第九卷

兩漢刊誤補遺目錄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一

河南　吳仁傑　撰

沛豐邑中

高紀沛豐邑中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紀錄耳仁傑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望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畧之則曰某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衞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

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紀錄然也春秋傳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爲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類爲多今地里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刊誤以沛豐邑中爲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也

姓劉氏

姓劉氏史記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爲姚姓封之於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卽遂以虞爲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仁傑曰索隱之說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氏如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别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啟之而莫之改唯歐陽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是爲得之然於高祖紀書姓李氏

者豈仍史文之舊歟至宗室表云李氏嬴姓謂其胄出於益也益固嬴姓所祖而唐又謂出於臯陶按臯陶自是偃姓豈得合二姓爲一哉葢誤以益爲臯陶之子故爾魏志詔以舜妃伊氏配方丘按欒靡取范氏實陶唐之裔曰欒祁然則舜妃當曰祁氏

祭蚩尤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仁傑曰劭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葢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

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于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黃帝擒殺蚩尤者也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也況八神以類舉天

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爲宜彼貪虢之鬼烏得箟其間哉顏注以纍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祠蚩尤纍鼓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剛武侯

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剛侯陳武也宜爲剛侯武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爲剛侯武以爲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爲陳武若曰陳武爲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

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爲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爲陳武故謂武爲楚將無據

之字闕文衍文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刊誤曰案下文少足下二字仁傑按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刊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但脫一之字耳又素服以告之諸侯刊誤曰此一之字衍文今按漢紀作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

之

塞翟

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邱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仁傑曰漢所爲不即以兩王地爲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爲長

五諸侯

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之兵諸家釋五諸侯不同應劭以爲塞翟商韓雍徐廣以爲塞翟商魏河南韋昭以爲塞翟商韓魏顏師古則又以爲商韓魏河南常山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仁傑曰刊誤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顏氏則猶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商王卬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

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唯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盧校云前第五行兵國字下疑脫當字

五諸侯二

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類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塞翟兩王固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考見于史者淮陰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與楚和魏王至國

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背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去是也且史稱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爲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與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於此但云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侯兵滅秦此擧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劫五諸侯兵不同

東西秦

此東西秦也刊誤曰按文多西字仁傑曰漢紀作此亦

東秦與刊誤之言脗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孰復之語意血脈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

尚右一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故云不出其右也刊誤曰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仁傑按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又云凶事尚

右禮載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此凶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爲右拒在祭仲足爲左拒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尚左

尚右二

老氏曰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尚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老氏所云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車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尚右三

諸侯王表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仁傑按士蔿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爲尊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陽右陰固有定體然黃帝書謂地不滿東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強禮左胸右末注謂從右手取之之便然則所謂左之右之者譬手之用事與否耳故杜

征南解左傳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實用此意文紀右賢左戚注引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似未得其要領盧校云杜征南解左傳句左傳二字慎當云解在公之右云觀傳文自明

義年

詔曰有意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刊誤曰義讀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仁傑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議年日夕于中句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爲釋而五臣不本出處自出意見云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

之豐儉而奏于天子豈不甚可笑刊誤讀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又云年老癃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癃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據別本之文如此懿稱據李善文選注所用字今本作意稱

灌嬰守滎陽

十二年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產祿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傑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列侯

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爲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于高惠紀各書之葢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産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爲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爲丞相乃以嬰爲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爲太尉又誤也通鑑於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二事恐當删

呂氏

高后紀高皇后呂氏仁傑按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

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寧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謚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姒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

爲帝姬宗姬族姬葢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系以父國云爾徐氏却埽編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爲姓也左傳有葛嬴懷嬴要當易姬爲嬴乃與古合今命婦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孶氏亦沿襲之久莫悟其非

南北軍一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仁傑曰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脫

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于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畧可覩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須女也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爲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須子壻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却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后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

於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於后病困之日

南北軍二

高帝十年戚鰓爲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鰓者爲何人至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嘗戒產祿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鰓之卒疑后已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台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澤爲衛尉澤固呂黨至后之七

年以澤爲琅邪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爲害迺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實主南軍后以爲澤雖娶須女要是劉氏宗疑終不爲已用故外示尊寵裂地而王之其實自欲用諸呂持衛尉兵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軍蓋自戚鰓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爲之而中外兵柄皆爲呂氏有矣

南北軍三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陳平如張辟彊計以呂台呂產

爲將將兵居南北軍語在呂后傳仁傑按惠之季年劉澤爲衛尉至呂后七年乃封瑯邪若呂產當發喪之日便居南軍則澤豈應尚仍故官邪史記於孝惠七年書呂產居南軍恐應在后之七年劉澤旣王之後然高后紀又云八年七月后令呂王產居南軍葢末命申飭之辭云爾

南北軍四

丞相平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仁傑按未央衛尉寺葢在宮內產

既不得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號召矣遂爲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澤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當澤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陽侯所告衛尉爲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則閉殿門止産者劉揭也揭時爲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産蓋勃之將北軍大勢既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解印産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其入殿門也哉

南北軍五

南北軍以衛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廣曰衛尉徼巡宮中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爲表裏李撈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以酈兄爲衛尉總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昌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舍爲衛將軍擊匈奴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爲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爲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殊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畧其事耳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一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二

河南　吳仁傑　撰

督之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之仁傑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爲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葢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爲責罰復兼察視爲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

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字亥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竝用笞者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葢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爲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而宋子罕親執以扶築者幾是邪然則督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隋舊凡督責鞭罰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

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爲義而已說文督豛二文同篤音督察也豛擊物也葢古字少故卽以督爲豛

年號

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刋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耳通鑑考異曰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仁傑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卽

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作誥

初作誥李斐曰策文也見武五子傳仁傑曰年號起於

元鼎之四年凡史漢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漢紀所載亦同據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考之策文三皆曰維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飛廉

武紀飛廉館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角司馬相
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
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
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
原父謂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
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仁傑按晉載記
勃勃造刀爲龍雀環又於殿前鑄銅爲飛廉不知當時
所鑄飛廉之象爲如何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
勃勃二之何哉固非所以責夷狄者存中之鉦有角羊

頭恐是鹿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却合於景純所謂
鹿頭者原父之刀鳥喙乃畧與晉說相符然一說身似
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銘之
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父所記益不同按陶
洪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
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云

後元一

後元元年刊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聽勿治
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位五十四

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不知
諱避何耶仁傑按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
在元鼎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
若但以後元爲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所諱避疑征
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文闕畧故但書後
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武
中元元年其以建武冐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
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傳志畧載
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畢經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

建武二字輒以意删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後元二

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仁傑按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固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書後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繆要之去元字與否義得

兩通

馬口錢成帝世翟方進筭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千以此得罪則前此未始租及六畜明矣

毋斂令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仁傑按武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葢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於是有馬者籍之且於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爲補車騎

馬之用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斂穎淳誤認詔文似以爲算舟車之類非也後書陳忠言武帝貰及六畜注謂六畜無文按此自王莽均官事西域傳贊所云豈以蓄牧貢利起於以物自占邪

大赦

宣紀後元二年遭大赦刊誤曰按武紀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仁傑按武紀後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帝幸五柞皇曾孫遭赦則事在二年

非元年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凡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卽位之後二月之赦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使者因劾奏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恩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於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池籞

詔池籞未御幸者資暇錄云今園庭中藥欄藥卽欄欄卽藥非花藥之欄也援此詔池藥爲證仁傑按今本作池籞顏注引諸家說皆同惟漢紀作池苑亦不云藥也

豈李氏嘗見他本與班荀異耶集韻藥字但云治病草同音櫟亦作欒並不著欄楯之義按史記重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然則池藥之藥當謂此也字當作櫟或欒集韻亦失著其義

粲

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又地理志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仁傑按左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䊩字隸書改作粲遂失本體說文曰䊩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與蔡皆當作䊩䊩

於說文訓散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散與
析同義則粲之爲粲審矣顏依字釋之疑非

神爵元年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年仁傑
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爲
神爵劭乃舉前年長樂宮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
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按黃圖萬歲
宮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仍集謂二
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也又歷敘金芝之奇獸

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末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

甘露一

甘露降集醴泉滂流仁傑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今儒者或謂從地中出按爾雅釋水章使有醴泉泉從地出當于此章言之何故反居四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甘露二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名爵餳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餳之别仁傑按汝南先賢傳都尉聽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爵餳貢父所云其出於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羣疑也

黃龍元年

黃龍元年師古曰漢注此年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刊誤曰按郊祀志則宣帝自追用前四年黃龍改之耳仁傑按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嘉禾事固出于當年至叔孫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追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耶元鼎嘗逆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四年龍見新豐宜即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注遂實以廣漢之說彼益不

知有前比也

三服官

元紀罷齊三服官李斐曰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冬服輕綃夏服師古是李說仁傑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所謂三服官者葢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爲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獨不罷葢所供龍袞之屬禮不可缺至臨淄三官歲輸物不過十笥如氷素方空縠吹

綸絮皆輕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亦謂每一工官爲費若此如顔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爲名則三工官又可名三工之官邪

休侯一

王子侯表休侯富孝景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更封紅侯楚元王傳富坐戊反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仁傑按表載元王子四人同以孝景元年封獨埶坐同反除其籍事見景紀平陸自更封侯楚王沈猷侯如故休侯何獨蒙其罪乎且先戊未反

休侯已攜其母奔京師自歸亦早矣無罪固不坐免何以更封爲哉史記誤書更封班氏不能考正使休侯更被免侯削籍之醜惜哉

休侯二

表載休侯富改封紅侯而但以休侯列之史記年表旣列休侯又列紅侯索隱曰休紅並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葢二鄉名仁傑按紅休旣二鄉名則富非更封益食紅鄉耳如夏侯嬰封汝陰侯而益食細陽皇甫嵩封槐里侯而食槐里美陽兩縣是其明比富本封休鄉

又以紅鄉益之者豈以自歸之早用是優寵之邪不然紅休當是一邑初不可分而爲二故富至曾孫國絕而五世孫歆以他功封紅休侯自太史公一誤至孟堅僅能于此表去並列之失又于功臣表云八人在王子師古曰王子侯表其數七人此乃以休及紅爲二則顏監亦自以分二爲不然

申徒一

功臣侯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又曰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刊

誤亦曰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耳仁傑謂司徒古官見於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官稱各從其國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滿軍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邪

申徒二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事見本傳漢紀載良爲司徒不著韓字通鑑因之仁傑按良世家

云以良爲韓申徒史著其爲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爲是然史記韓王傳亦云沛公使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者按史記稱良爲申徒凡三見于書年表世家皆云申徒而此獨以司徒爲言徐廣謂他本多作申徒乃知此傳爲後人改從漢書之文而廣猶及見其别本之舊也

漢紀通鑑疑有脫字

前元年一

蓼侯孔藂侯狀云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師古曰前元

年謂初起之年卽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仁傑曰漢紀二年沛公將碭郡兵西灌嬰以中涓從按嬰傳狀從起碭與孔藂同則前元年謂胡亥之二年非元年也是歲後九月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方高祖之起沛父老迎以爲令耳徒以楚制故稱公至是封武安然後始有封爵列于諸侯以始封之歲稱元年固其所也其後王漢中乃復以至霸上之年爲漢元年故謂胡亥二年爲前元年者所以別漢元年也顏說以初起爲元年按初起在胡亥元年九月史記本紀止載攻方與

一事而月表及漢書又以此事書于明年十月凡孔藂以下十一人所從起之地皆不在此年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二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三

河南　吳仁傑　撰

前元年二

侯狀載前元年從起者孔藂之外都昌侯朱軫以舍人從起沛厭次侯爰類以謹將從起留棘蒲侯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費侯陳賀以舍人河陽侯陳涓以卒芒侯耏跖以門尉棘丘侯襄以隊史皆從起碭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從起宛朐阿侯郭亭以連敖鹵侯張平以中尉皆從起單父所云從起沛者非初起之日

蓋胡亥二年端月攻豐不能取而沛公以病還沛時也從起畱者謂是月收兵聚畱時也起薛者謂是月項梁渡淮武以兵屬梁也從起碭者謂二月拔碭收兵得五六千人時也從起宛朐者謂七月屠城陽之時城陽宛朐皆屬濟陰故也從起單父者亦在是年取宛朐之後周勃傳云襲取宛朐得單父令是也凡此皆胡亥之二年乃知前元年非胡亥元年明甚

前元年三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九月沛公初起索隱

曰凡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仁傑按沛公之十四月則二世二年之後九月也是月懷王封沛公爲武安侯表當以是歲書武安侯元年可也乃復以月累之至二十七月而書漢元年二十九月而書正月初不載前元年事獨于功臣表言之意此爲當時諸臣伐閱本語以別武安之元與漢元年者也漢紀于胡亥二年書沛公二年于胡亥三年書沛公三年于明年十月書漢元年與表不叶又于胡亥元年不書沛公元年皆缺誤也

前三年

表載汁防侯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仁傑按表以胡亥二年爲前元年胡亥三年爲前二年至是年九月子嬰卽位月表于十月巳書漢元年則武安侯有元年二年而無所謂前三年者意齒侯狀所云亦當時伐閱本語謂未王漢以前十月至十二月爲前三年耳月表于十月書漢元年自是史家追書

摶揜

安邱侯坐摶揜爲城旦師古曰摶揜謂擊襲人而奪其

物也摴字或作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又貨殖傳掘冢博掩犯姦成富顏注同上仁傑按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遊博持掩爲事則摴當作博顏注謂戲而賭取財物此說是也或疑史以博掩與掘冢并言之郭解傳亦云作奸剽攻鑄錢掘冢則擊襲之義爲長按貨殖傳所云非發邱抔土之謂亦博戲之一名耳事固有名齊而實不同者洪慶善論韓文公詩基槊以相娛引唐人冢子地掘槊之句爲證得非掘冢之遺戲乎不然斯盜而已何名爲貨殖哉其言犯姦成富蓋漢制博

戲犯令則充徒役元鼎中初嚴此禁命曰株送徒列侯坐此爲城旦者卽侯樊侯安邱凡三人王符言游博卽用莊周書所謂博塞以游者又具之浮侈篇決非剽攻類也搏揜本漢人語符漢人宜得其實

亞谷

亞谷簡侯盧綰傳作惡谷避暑錄云有獲周惡夫印者劉原父曰此漢條侯印也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葉左丞因疑條侯名作亞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衛有醜夫蓋古人命名亦多以惡名者安知

亞夫不爲惡夫也仁傑按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謂惡爲亞則惡夫正應與亞父之亞一音耳然水經櫟陽縣漢丞相周勃冢北有弱夫冢惡弱名復相類所未詳也

相國

百官表序高帝置一丞相更名相國表載元年蕭何爲丞相九年遷爲相國仁傑按何本傳使使拜丞相爲相國蓋自丞相遷相國也史記秦惠王以張儀爲相秦初但有相耳至武王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

右丞相是相之外復置此員其後莊襄王以呂不韋爲
丞相太子政立尊之爲相國則丞相之上自有相國非
丞相卽相國也應劭釋丞相曰丞者承也春秋傳楚使
公孫寧師師請承杜預曰承佐也秦漢以來凡設官而
置佐必曰丞然則丞相以丞名非以其佐相國耶表謂
其佐天子雖于義爲通而設官之意則有在也昔伊尹
相湯仲虺爲左相崔子相齊慶封爲左相楚公子午爲
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左相之于相右尹之于令尹則
左右丞相之于相國也相國爲百僚之長而丞相特佐

助相國焉耳通鑑載是歲更以丞相何爲相國是殆因表序之誤按何自丞相遷相國不得謂之更若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曹參爲齊丞相于此用更字則宜

御史丞史

百官表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刊誤曰多一如字仁傑曰此言是也表稱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

章按鼂錯爲御史大夫謂丞史云云如淳曰丞史丞及史也表載丞不載史漢紀始有之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然則表有缺文者矣督部刺史下當云一曰內史內領侍御史今缺四字置長史下當云省內史中丞官職如故今缺三字衍一字不然有兩丞而止著其一兩丞之外復置長史非缺則贅其義安在

騪粟

騪粟都尉服虔曰音搜狩之狩搜索也仁傑按武帝末

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乃以趙過爲騪粟都尉使敎田太常三輔帝之所以用過者其旨如此若以索粟名官是與摸金之號何以異哉以字書考之騶騪胡馬名貢禹言廄馬食粟將萬匹杜子美詩國馬竭粟豆自注其下云漢有太常三輔粟豆乃知所謂騪粟者以其職掌太常三輔食馬之粟耳故過代田之法首行于此至昭帝元鳳中省乘輿馬及苑馬以三輔太常穀減賈令得以叔粟當賦蓋國馬既省粟豆無所用則賈自減穀賈減則傷農故使

得以當賦錢云

京兆

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蔡邕云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仁傑按顏蔡之說本於公羊傳所謂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其究爲不然京者地名師都邑之稱如洛邑爲洛師是也周自公劉居豳其詩曰于豳斯館又曰于京斯依又曰京師之野則京者豳土之別名公劉之世已稱京師

矣非必天子所居而後以是爲言其後周雖屢遷而都邑之稱不改其舊曰京師京周京室周京鎬京此與陶唐亳商同義頌曰商邑翼翼毛公謂商邑爲京師借周爲喻猶未害理至漢紀載康衡疏引韓詩之文乃云京邑翼翼是以周都而名商邑也其可哉

張廷尉一

文帝三年張釋之爲廷尉通鑑于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爲廷尉仁傑按本傳載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

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按史記以芷陽鄉爲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又爲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爲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旣誤而通鑑亦失于訂正

張廷尉二

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三年仁傑按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

年比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公車
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

山都侯一

釋之傳稱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
議平結爲親友仁傑按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
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
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
脫一後字耳恬開卒于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
尉日也

山都侯二

或謂恬開與其子爲侯歲數年表紀之甚詳不應有誤是不然史記表文初脫一字以後四年爲四年後人不知其脫字也遂改易歲數遷就其說疑年表恬開下書五三二十當作五二十三其書五者恬開在高后朝爲侯之歲書二十者恬開在文帝朝爲侯之歲又書三者中黃在文帝朝嗣侯歲數也至班書年表不能考正遂總之云恬開八年薨以釋之傳推之其實二十五年然後薨也不然則釋之傳誤書恬開姓名亦不可知二者

必有一謬

元愷一

古今人表倉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咎繇仲容叔達栢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熊禹卨垂朱斨柏譽柏益龍夔仁傑按自倉舒至季羆卽左傳所謂八愷八元者也自禹至夔卽書所謂九官者也杜氏解八愷曰此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然不能枚數其人以合左氏之數觀舜命九官之外有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古今傳注皆以殳斨伯與爲二臣

朱虎熊羆爲二臣竊謂垂遜于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爲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殳斨伯與加暨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葢有謂也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别之如遜于稷契暨皐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稱之如遜于夔龍也如此則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七人合九官之數而爲十六此所謂八愷八元者也

元愷二

季熊師古曰即傳所謂季貍者仁傑按熊當作羆以季

貍爲季羆則熊羆爲兩人益昭昭矣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又元愷均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按史記舜以益爲虞益遜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推此類言之則垂爲共工遜于殳斨伯與此三人亦當爲垂之佐然書不載其事以其非九官之長在所畧也安有才如元愷而不得盡用于舜世者哉

元愷三

表于十六相去庭堅而列咎繇去虎熊羆而列柏虎仲

熊季羆蓋以庭堅爲臯陶字以柏虎仲熊季羆爲虎熊羆字也左傳臯陶庭堅杜氏謂庭堅爲臯陶字蓋出于此又水經載益字隤𢿣不知何以知之此外惟禹契二人其字可考傳稱使八愷主后土八元布五敎禹在八愷之中以司空平水土契在八元之中以司徒敷五敎二人實爲之首則倉舒伯奮爲禹契字矣大抵書所載禹臯陶棄契之類皆斥其名而傳所云倉舒隤𢿣之類乃其字也表旣列倉舒以下十六人又列禹卨以下八人知庭堅柏虎仲熊季羆爲四人字則此八人者亦在

元愷之數矣再列之何哉

羲和一

羲和斟灌斟尋師古曰羲和即嗣往征之者也二國即
羿所滅也仁傑按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又
云黎之後有斟姓則知堯所命羲和即重黎之後而斟
灌斟尋即嗣所征羲和也書言羲和湎淫左傳言澆殺
斟灌以伐斟鄩書舉其官而傳舉其姓耳羲與和本二
人其一爲斟灌其一爲斟尋表旣以羲和爲一又别列
斟灌斟尋是有二誤

羲和二

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應劭曰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
臣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此周書度邑篇武王將因有
夏之居即河南也師古曰應氏止言斟尋本禹後耳何
豫夏國之都乎仁傑按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祝融其後
八姓斟姓無後觀此即二斟非禹後葢黎之後也此誤
由夏本紀云其後有斟尋氏斟氏故劭因之瓚論斟尋
在河南不在北海故引有夏之居即河南爲據顏氏乃
曰何豫夏國之都豈未喻瓚意耶

羲和三

壽光應劭曰古斟灌今灌亭是仁傑按水經云斟灌東郡灌是也原二斟故都蓋不一處應氏以爲在壽光平壽按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杜征南謂今平原鬲縣平原與北海爲近則應說爲是瓚以爲在東郡東郡去河南爲近則瓚說亦是然則其歸奈何曰汲冢書有之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相居斟灌蓋太康失邦而奔斟尋相奔斟灌初斟尋故國在河南羿遣嗣侯伐之乃棄國而保平壽此所爲斟尋有二城歟不然斟尋未滅羿安

得而居之相之所居在東郡灌而北海復有灌亭亦類
是也或謂汲冢書恐未足深據是不然其書言桀亦居
斟尋按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則桀蓋居斟尋而爲商人所取其言與汲冢書若符契
然豈可謂誣也哉王逸注天問云少康滅斟尋洪慶善
郎中云取斟尋者乃有鬲澆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
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逸之誤也今以汲冢書考之
天問所言斟尋自是湯伐桀事王逸柳子厚固失之洪
說亦未爲得

羲和四

表以羲和爲下中斟灌斟尋爲下上仁傑按孟堅以仲康聲羲和畔官之罪而二斟爲澆所滅故皆列之下愚此大誤也兩人葢夏之忠臣黨於太康與相者何名爲愚哉坡公胤征傳云羿逐太康立仲康而羿爲政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此羿專政之年如曹操司馬仲達也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征之公言當矣按羲和官次當在天子之都今曰畔官離次者葢二人國邑在灌與尋太康父子失國而往依

之羿浞兩世所以伐二斟不置者正以太康相在焉耳
羿雖代夏而傳不言夏滅至二斟亡然後書曰滅夏后
相二斟之爲國其有夏存亡之所係乎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三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四

河南　吳仁傑　撰

羲和五

羲和之忠於夏坡公辨之其事甚白葉左丞書傳曰學者疑羲和不附羿而誅之以敘書者令胤往征爲證至孔子刪而列之經則不言其義仁傑按歐陽公論五代史不僞梁之旨以爲春秋不誅絕大惡之君者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使人知惡名之不可逃觀此則知胤征之書所以刪而列之經者固有爲而然也胤征作於羿

之史官故其本序稱嗣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後世之辭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帝詔以爲恭行天罰也孔子序言嗣往征之此所以正羿專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貶也石林據承王命之文以明非自專者不知此出於羿之史官豈可謂爲實錄也哉

柏封

表列柏封與羲和同在第八仁傑按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又云嗚珧利決封豨是射封豨謂伯封也左傳曰有仍氏生女黰而甚美后夔取之實生伯封又曰后

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然則帝相與后夔皆取有仍氏之女而少康伯封同自出也伯封之亡雖其貪惏忿纇有以自取后羿所爲滅之者亦以其黨於帝相而不附己邪羿既獲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天問繼之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伯封雖不肖而以羿滅之則爲非辜此帝之所以不若而羿不旋踵亦見亨於其臣歟

羿奡

表於第八列逄門子第九列羿浞奡師古曰羿有窮君也奡音五到切楚詞所謂澆者也仁傑按說文羿射官

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

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
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
奡而後禹稷然則表於堯世當列一羿自於夏世列有
窮后羿堯世列奡次於羿而夏世列澆次於浞如此爲
允石林云南宮适言羿善射孟子言羿死於逢蒙特强
有力之人耳篡夏之事蓋無有出於野人之言如石林
之說是合兩羿爲一人且不悟有窮后羿之爲諸侯也
書言其距太康於河則豈特一强有力之人而止邪

太顛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古曰太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仁傑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

五則

律歷志以冬智爲權夏禮爲衡秋義爲矩春仁爲規中

央土信爲繩仁傑按志言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且曰規矩相須準繩連體衡權合德而獨置準不論其可哉今易之曰冬爲水水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準夏爲火火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秋爲金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春爲木木爲智智者動動者圜故爲規中央土於時爲四季於五常爲仁仁者容容者重故爲權而衡附焉李尋曰水爲準平說文水準也準一音水志言權本起於黃鍾之重而生規矩準繩天文志亦以黃龍爲權實居中宮然則以準爲水權爲土非

臆論也五常配五行之說仁傑已著之洪範辨中茲弗
復載

既生霸一

律歷志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顏注謂此今文
尚書孔穎達云漢世謂之逸書仁傑按朔後月明生而
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記日者日在朔後則以朏
與死魄先之日在望後則以望與生魄先之武成曰厥
四月哉生明繼之以丁未又繼之以庚戌最後乃言既
生魄魄與霸同孔傳以哉生明爲四月三日丁未爲十

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既生魄爲十六日其先後失次甚矣蓋既生魄至受命於周此十四字在丁未祀于周廟之前當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先言既生魄而後繼之以丁未庚戌如此乃當於義不然反不若逸書之爲有序也

既生霸二

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仁傑按自乙巳至庚戌是爲六日書作丁未祀于周廟

越三日庚戌自丁未至庚戌乃四日也孔穎達云名誥言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三當爲四由字積畫之誤隸續云丁未越三日庚戌則是去丁而不數處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按此碑舍召誥之正理而從武成之誤文亦漢人好奇之過

旣生霸三

志言四月甲辰望則丁未爲十八日庚戌爲二十一日與孔傳不同仁傑按此志上文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

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孔傳以甲子爲二月四日今逸書以爲五日志據歷而言謂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如此則逸書所云是也逸書此一節書皆無之然考書所載始言一月便繼之以四月始言于征伐商便繼之以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中閒克討事蹟月日都不及之亦太疏畧矣逸書二月甲子事雖未必本眞豈尚得其髣髴邪

方明

誕資有牧方明如淳引覲禮方明事仁傑按儀禮諸侯

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此蓋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爲會盟之儀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者也今知其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宮謂壝土爲埒而巳荀卿書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使治可矣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壇加方明于其上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

儒其知之矣覲禮一篇載明堂之制爲宮爲門爲壇高深廣袤與夫神明之象圭幣之儀車旂之制諸侯及上介之位天子祀方明拜日禮月祭天祭山丘陵祭川祭地之禮莫不具備且其制簡而易行若舉而行之使天下之人復見三代之盛禮豈不甚可喜仁傑紹興中嘗以先人治命爲圖以獻今藏之祕府云

樂師

禮樂志商紂云云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論語云太師摯適齊云云少師陽擊

磬襄入于海云諸侯者追繫其地刊誤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仁傑按地名齊楚秦蔡雖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爲國號爾然摯干繚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此八人者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于孔子者也故稱師摯之始洋洋盈耳又語魯太師樂此太師摯也學琴于師襄此擊磬襄也按商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犇者矣然非摯與陽蓋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

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然則志文言樂師犇散未爲失之第誤合兩事爲一不當又云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耳

房中歌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刊誤爲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句少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秉德章一章七句仁傑按旣醉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疊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鄰翼翼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書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高賢愉刊誤曰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仁傑按大

海蕩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愉樂民人注言有愉愉之德然則解蕩爲蕩蕩愉爲愉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句讀之亦與下文叶今改定作八句

富媼

后土富媼張晏曰坤爲母故稱媼刊誤曰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媼當作熅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熅有兩義一曰烟熅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煙也富熅以烟熅爲義后土富熅昭明三光即新書天

清澈地富煴物時孰之意晏謬說矣志載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陽朱明西顥元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師古以帝爲天神刊誤以爲天子皆與志不合此帝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

媪神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師古曰泰元天也媪神地也仁傑曰泰元媪神果如顏說下文何爲復言經緯天地乎泰元者泰一也泰一與天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子祠三

一天一地一泰一又載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皇帝敬拜泰一又爲泰一鑱旗命曰靈旗故此章顛末有泰元及靈旗之文然則熅神字亦當作熅而以鬱煙爲義可也熅神者鬱煙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煙乎泰一是巳禮祭天以煙爲歆神始祀泰一之禮同於祀天故燎熏皇天皐搖泰一揚子雲以爲並稱云

銚

禮樂志銚四會員李奇曰疑是鼗韋昭曰銚國名師古曰韋說是也銚音姚仁傑按韋以銚爲國名徧考諸書

不知所出說文但謂銚爲田器世本垂作銚莊周書銚鎒於是乎始脩詩序乃錢鎛又其鎛斯趙毛注謂錢爲銚銚與鎛相須爲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時所罷四會員楚巴齊蔡皆國名則銚之爲趙理或近之或謂前已言邯鄲鼓員此不應駢出按前有淮南鼓員後有楚四會員淮南故楚地其比也

阡陌

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閒之道也張晏曰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仁傑曰晏說誤

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曰商鞅除
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
限民名田蓋爲是也按井田之制受之於公毋得粥賣
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
以此爲率二者之制所以使民力均一而無貧富之殊
至秦不然民田旣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
首而隸役五家兼幷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以千
畝爲畔少者乃以百畝爲畔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志
又曰商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

佰謂百錢按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葢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仟佰之中言其拔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仟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爲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

甽壟

食貨志趙過爲代田一畝三甽師古曰甽壟也仁傑按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甽遂之閒通水又曰甽上高土謂之代其壟中曰甽繇是言之壟者甽上高土甽者壟

中通水之道而非甽也顔於劉向傳忠臣雖在甽畝釋云甽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爲甽何哉疑有脫文當云甽甽中溝也

上壽一

郊祀志天子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仁傑按兒寛傳議巡守封禪之事上以問寛乃自制儀既成拜寛爲御史大夫還登明堂寛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應然此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寛上壽之辭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寛之言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閒

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議改

正朔寬與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畧相似議既上

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爲元封之元年者非也臣

瓚解武紀降坐明堂云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葢

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瓚以古明堂曲爲之解

上壽二

寬上壽之辭所舉當時事月日可以考見大抵皆在元

封二年以後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作堂汶

上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也事在元封二年又曰六律五

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
也事在泰初元年又曰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
日宣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夕也
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旦祀上帝于明
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封元年而在泰初元年非
四月丙辰而實十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于元封改
元之歲

南嶽

舜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禹遵之又曰上登

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郭景純注爾雅霍山云卽天柱山仁傑曰如志文及注所云是謂南嶽之稱在虞夏則衡在漢則霍也要其實不然虞夏所祠在霍非衡伏生虞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康成注謂五月南巡狩所祭夏傳曰禹奠南方霍山鄭注謂奠祭也然則天柱之爲南嶽非武帝創祠茲山特修虞夏之舊耳其後孝宣詔祠官歲祀肅宗巡狩望祀亦皆在灊晉升平中何琦上疏曰五嶽惟灊之天柱在王畧之內舊臺選百石卒史以奉其職中興之際

嘗遣禱賽宜修舊典隋志方澤從祀有霍嶽蓋自虞夏
訖南嶽之祠常在灊霍至唐始祠衡山爾太史公班孟
堅及孔安國書傳皆注衡山者殆是祖述職方九州之
鎮而云不知嶽與鎮固自有別也爾雅釋山首言五山
之名江南衡河南嶽此蓋五方之鎮同於職方所載者
至後言五嶽則南曰霍西曰華而衡與太嶽不與焉故
隋志從祀霍嶽華嶽之外又有衡鎮太嶽鎮最爲得禮
也或謂衡山一名霍山斯又不然爾雅謂山大而高曰
嵩大山宮小山曰霍二嶽正以是得名今天柱一峯介

於衆山之間若小而獨高四望綿亘數百里皆大山相

與環拱其下此豈他山所得而名者哉景純云衡山自

別名岣嶁王彥賓考訂弗審妄下雌黃謂灊霍因武帝

憚遠始以爲南嶽爾雅當舉衡山而反舉霍山是以知

此書非周公之作粃哉斯言也

昆侖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爲復道上有樓名曰昆侖予

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仁傑按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

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重者

自下差之爲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成爲昆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葢如此而公玉帶乃爲複道上有樓甚者紛爭於堦闥戸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肎堂矧肎室葢公玉帶之前堂未爲屋室之稱如玉堂殿止謂以玉石爲基耳是後乃有畫堂至新莽遂改於未央前殿曰王路堂而名實自此舛矣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四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五

河南　吳仁傑　撰

封禪

郊祀志申公曰封禪則能僊登天矣丁公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仁傑按封者封土而爲壇禪者除地而爲墠封禪即方嶽明堂之異稱耳而方士之說乃謂封禪可以登僊而不死故世主樂聞其說而甘心于此是非方士之罪儒者不能正其名之過也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墠祭地曰

禪又可以是爲不死之名邪

太歲一

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仁傑按淮南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鉤與晉說同則太陰卽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謂太陰或曰青龍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歲也凡天官書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歲之異名而天一又謂之陰德其名之不一如此

太歲二

天文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仁傑按淮南書太陰元始建于甲寅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陰天一其說蓋本于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其行度與天一正爾相違天一左行十二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閒三歷四仲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卯此其所以異也洪丞相隸釋云咸池

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於天一亦云

太歲三

淮南書鵲巢嚮天一博物志鵲背太歲埤雅鵲巢嚮天一而背歲則天一又似與歲不同仁傑按淮南書云天一可嚮而不可背故謂鵲巢知所嚮博物志作于後則鵲知太歲義出于此矣以嚮爲背傳寫失之而埤雅乃以天一與歲爲二殆兼采淮南博物志之說而未之決擇邪王充書載移徙法云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則嚮與背皆不可矣大抵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而其

說又自不一此類是也

咸池一

天文志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仁傑按蒼龍總東方七宿言之朱鳥元武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之至咸池則別一星名自在二十八舍之外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此豈所以總西方七宿者哉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元武並稱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咸池二

志載西宮咸池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
咸池洪公援志文証其爲胃昴畢謂歲星以五月
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舍其分故以咸池爲名
仁傑按古者謂朞爲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而復
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
當胃昴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按左傳襄公
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壁
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
戎叔

天文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仁傑按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爲豆范氏云據彼傳及注意似不以戎爲豆劉原父云齊伐山戎乃取其豆歟疑穀梁解此戎者卽北狄也北字類卄狄字類叔傳寫訛謬又幷爲一字耳然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於齊侯詩曰蓺之荏菽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樊光舍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詩正義謂璞等以戎是夷名故以爲胡豆卽如郭言齊威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絕乎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

然則戎叔當謂大豆孟說非也

魏舒

五行志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魏子涖政云云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仁傑按志所載田于大陸焚而死國語文也內傳亦載此事云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季春出火爲焚也注謂焚者焚萊志本指言舒以諸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涖政是爲貌之不恭故不旋踵而卒大歸不過如此

三虢一

地理志本注曰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左傳正義曰宮之奇言虢仲虢叔晉語稱文王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仁傑按虢本有二今志以爲三者外傳稱虢鄶爲大是其一也西有虞虢是其二也春秋書郭公高誘曰郭古文虢字是爲三虢經書郭公于文爲鈌而傳復逸其事莊公六年秦武公之十一年也是歲滅小虢事見秦本紀注引西虢在雍州爲證疑此卽所書郭公水經謂雍縣虢叔國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爲南

虢非也

三虢二

後漢志亦載三虢滎陽有虢亭虢叔國云者東虢也大陽有下陽城虢邑云者北虢也陝縣本虢仲國云者則志所謂雍州之西虢而秦本紀所謂小虢者也滎陽鄭分陝秦分而大陽晉分也故滎陽之虢爲鄭所滅陝縣之虢次爲秦所滅大陽之虢最後爲晉所滅然則虢國不止有二矣蘇黃門云扁鵲見虢公或疑其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

哉是又在三號之外

三號三

孔穎達解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云仲叔皆文王時號君字也外傳載史伯云號叔恃勢內傳載號叔自北門入王命號仲立晉侯穎達謂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仁傑按左傳號仲芮伯梁伯伐曲沃芮梁故地在馮翊與洪農相邇秦滅號後芮梁數朝於秦故帝王世紀以西號爲仲而後書亦以陝縣爲仲國審爾則滎陽大陽二號爲叔國矣凡傳稱號仲者卽仲之後稱號叔者卽叔

之後蓋仲叔雖始封君之字後世子孫因用以爲稱如趙盾之字爲孟而其後皆稱趙孟也東虢北虢皆爲叔後者豈東虢爲鄭所滅而王復封其後邪

三虢四

公穀二傳以郭公赤失國而歸於曹蘇黃門云先書赤歸於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辭也仁傑按秦滅小虢後十九年春秋乃書郭公疑郭公失國之後爲寓公於他國至是又有所之故書於經耳魯莊六年郭亡又三年齊威公始入於齊其後過郭虗而問焉當是時邑之號其

亡已久下陽之號猶在則齊威過而問焉者正秦所滅而春秋之所書也史記正義以小號爲羌別種果羌也春秋安得書其公爵也哉

仲雍虞仲

地理志亶父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孔子謂虞仲夷逸師古曰虞仲卽仲雍也仁傑按史記周本紀吳世家所載虞仲仲雍事不同自本紀言之則仲雍爲太伯之弟而虞仲乃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也然本紀言太伯弟曰虞仲而世家言太伯弟曰仲雍是虞仲仲雍合而爲一人

也本紀言虞仲爲太伯之弟而世家言虞仲爲周章之弟是虞仲有兩人也紀與世家皆出太史公而自相伐如此太史公采論語春秋傳爲書今按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則虞仲爲太伯之弟太王之子明矣孔子亦謂虞仲隱居放言與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唯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左氏又載子貢之言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此推之則虞仲仲雍決非一人虞仲則終於逸民仲雍則

嗣有吳國虞仲爲太伯之弟則仲雍蓋太伯之子也孟堅既承誤於太史公顏注又從而和之過矣

北吳

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仁傑按周章之弟世家作虞仲志作吳中吳聲轉而爲虞仲中古字通則吳中卽虞仲矣然周本紀以虞仲爲太伯之弟而世家與志以虞仲爲周章之弟者按周章弟其初必自有名而史失之方武王封周章弟爲虞公本以爲逸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目之如二號之後稱號仲

虢叔趙盾之後稱趙孟也張守節云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後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爲虞仲如其說則是以曾孫而變祖字恐無是理北吳無亦謂之吳故以北冠之以別荆蠻之吳如虢之分東西耳其轉而爲虞則猶虢爲郭也志以虞爲北吳而齊語謂爲西吳者蓋在北在西從周所都言之世家曰封周章弟於周之北則以爲北吳者以其在鎬京之北鄭語曰當成周者西有虞虢則以爲西吳者以其在成周之西二說所以不同

吳城

河東大陽縣注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後書本注云吳山上有虞城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吳城是也仁傑曰大陽吳城班孟堅作吳范蔚宗作虞孟堅以爲太伯後所封皇甫士安以爲有虞氏之國按左傳少康奔有虞虞思邑之於綸杜注有虞今梁國虞縣綸虞邑也郡國志虞縣有綸城史記索隱曰商均所封虞卽今梁國虞城然則補注所引誤矣

三江一

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仁傑按國語伍子胥曰吳與越三
江環之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然則
三江五湖吳越所共非吳獨得而有也以春秋內外傳
考之句踐率中軍泝江注吳江也越子伐吳吳子禦之
笠澤夾水而陳吳王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注松江也
又越與吳戰於五湖注今太湖也吳伐越越子禦之陳
于檇李夫差敗越于夫椒注檇李在嘉興縣夫椒在太
湖中傳稱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西至于姑蔑注禦兒
在嘉興縣姑蔑在太湖中按吳越相攻其在檇李在禦

見在笠澤則今秀州及吳江縣吳松江也其在五湖在夫椒在姑蔑則今太湖也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觀此則三江五湖爲吳越共地審矣志以會稽以下八郡爲吳地而以蒼梧以下七郡爲越地按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至烏傷餘曁諸曁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志當如韓魏之於潁川分明之可也

三江二

史記越世家越伐楚楚威王大敗之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仁傑按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湖之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邪句踐棲于會稽韋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北而已其實入郢與入越同雖嘗深入其國都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王仲任曰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止陳後山詩亦云吳越到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誤

北景

日南郡北景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戸以向日者攷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晉將灌邃破林邑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郡名日南則縣爲北景固相應仁傑按唐命太史往安南測候日影夏至影在表南與灌邃同郡得名冏以此然王充書謂日南郡有徙民還者問之云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蓋日南郡縣唯五月日影在南常時影不在南亦不在北故水經云北讀爲蔭茈之茈言影爲

身所芘此爾雅所謂岠齊州以南戴日者也漢民徙者但以常時所見言之北景音芘影水經言是也若列鈌倒景則謂日月之光皆倒在下又與芘影音訓不同

輯

藝文志故有輯畧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仁傑按當是時猶未以集名書故此志所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勉分書爲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隨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詩賦之文皆

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按
閔馬父論商頌輯之亂韋昭曰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
雖始於東京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畧又本於商頌
之輯云

太學

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興於
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太常請因
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
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

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紀以是載於議尊號詔
文是太學興於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
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
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舊官及博
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
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烏有天
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於元朔五
年書丞相洪請爲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爲博
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

官葢取儒林傳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
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孰謂西京無太學也哉
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
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
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官蜀才作館古官館通

兩漢刊誤補遺卷第五

